

阿根叔

讲故事

在我幼年，影响我最大的是两个“苦人”。一个是养育我成长，给我生命关爱的养母；一个是将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，一股脑塞进我幼年懵懂的心田，从而引领我走上艺术道路的阿根叔。

阿根叔比我年长将近二十岁，住在距我家五十米远的山坡下。父亲是晚清落秀秀才，身无长物，过世后仅留下一些旧书，内容也属于旧文化，阿根叔却爱如珍宝。他的世界里，这些书是唯一的精神寄托和知识来源。阿根叔的母亲，据说早年受过刺激，精神便不正常，生活不能自理，无法照料家里几个孩子。家里兄妹四人，阿根叔排行老三，有一个哥哥，不务正业，嗜赌贪杯，姐姐和妹妹也都嫁了人，对这位兄弟几乎不问不顾。

阿根叔是否有正式的名字，我不清楚，也从没听别人提起。他是否生来病患，我也已经记不清。我懂事时，已经看见阿根叔行走必须依靠双拐，拖着一双脚艰难地挪动。

在所有人的眼里，甚至包括他家人，都视阿根叔为废物，与他们无关痛痒。现在看来，这是源于贫困和无知造成的畸形冷漠。

阿根叔家境贫寒，一日三餐在他这里都成了妄想。运气好的时候，一天能吃上一顿饭，很多时候，这一餐都无法保证。贫穷会消磨世间的很多温情，包括亲情。因为贫寒，人往往将更多关注放在自身，无暇去关爱其他。家人住在正房里，还算宽敞，阳光照得进窗户里，阿根叔孤苦伶仃地住在一侧的耳房里，这样一种安置，或者说遗弃，谁也没有人提出过异议，仿佛应该如此。

耳房冬冷夏热，狭小阴暗，四季不见阳光。凛冬，北风呼啸灌入；盛夏，暑气蒸腾。在浙中农村，这种耳房通常用来蓄养牲口，堆置农具或充当茅房。阿根叔的房间，除去几条铺板搭成的小床，几乎一无所有。因为窗子开得低小，朝向不好，屋内光线非常昏暗。我每次去看望他，进门后，都要停立片刻，让眼睛适应环境，才能看清他是否在家。

阿根叔非常聪明，疾病摧残了他的身体，但他的脑子异常灵光，手指也比常人灵巧，富有艺术细胞。“上帝关上一扇窗，必然打开另一扇窗”的话，在阿根叔的身上得到印证。他博览群书，遍读所有能触及的古书。从他门前经过，他总是叫我：“振郎，过来，我讲故事给你听！”他太孤独了，连和人讲话都是一件求人的事。

此时，我已经从胡进郎改名胡振郎。按族谱，我这一辈是“振”字辈，下一辈是“德”字辈。我知道后，觉得“振郎”叫起来更神气、更明亮，上小学时就自己改了名字。阿根叔很支持，他说“振”字好，振动山河；“郎”就是男子汉。很多年后，林风眠先生也觉得我名字好，叫得响，戏称我“古月正郎”。

我自幼听阿根叔的故事，津津有味，潜移默化，成为童年时代的文化养料。他讲《水浒》《三国志》《西游记》，讲《聊斋》《封神演义》《儒林外史》……故事精彩，绘声绘色，听得我忘记了上学，忘记了吃饭。阿根叔讲述着那些故事，我总纳闷他的肚子里为什么有讲不完的故事呢？我开始上小学，接触文化之后，对他更加羡慕、崇拜，也更频繁地出入阿根叔的小屋。

阿根叔的故事，贯穿着传统文化的“仁义礼智孝悌”主角身上那些江湖豪气、快意恩仇、仗剑天涯的传奇故事，总让少年的我热血沸腾，心生豪迈，无比向



该画名为《后蒙恩师》。我此生永远难忘古山老家的阿根叔，他知识渊博，精通绘画和文学艺术，可惜20多岁后双腿残废，失去生活能力。我七岁那年，他开始教我画图，又经常讲述中国历史名著故事给我听，得到他对我全面教导，后促使我坚定走上绘画艺术之路。



听阿根叔讲故事

往。多年来，接触过我的人，总觉得我有些江湖个性。这种气质最初萌生的种子，就播撒在听阿根叔的故事期间。

做风筝

阿根叔不仅读书多、肚子里货色多，还是个“民间艺术家”。他会扎风筝、龙灯，会画画，这些手艺是他寂寞时打发时间的手段，也是他独自在家时无师自通学会的。不同于别人，这些手艺，对于他来说，还是一种生存的手段。有时，他就靠它们换些口粮过活。

春天，草长莺飞，我扶阿根叔沐浴在春光中。艳阳下，乍暖还寒，他做的风筝，在煦风中自由徜徉。此时，阿根叔的心似乎也随风筝变得自在起来，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，那是我看到的极少数的开心。

风筝飞得高，飞得稳，在湛蓝的天空中翱翔，而且色彩明丽，吸引村里的孩子们围着我们，结果是，他们也依样画葫芦做风筝。奇怪的是，他们做的风筝，却不如阿根叔的好。于是，他们请阿根叔代做，也不能白做。当时，乡下还保持着以物易物的风俗，对于阿根叔来说，换些粮食最为实在，可以短暂缓解阿根叔的饥荒。他因残疾，无法下



阿根叔做风筝

田，没有劳动所得，一切生活所需皆靠家人和邻居施舍。这时候，乡人一半是救济他，一半是为了孩子开心，总有人请他做几个风筝之类的玩意，逢年过节，就写几副喜庆的春联。

做风筝，要抓紧时间，过了新鲜劲，小孩子或许没了兴趣。光靠阿根叔也不行，他出不了门。我每天都去他简陋的小破屋，在昏暗、呛人又熏眼的煤油灯下，我们两个人开工制作。他怎么说，我怎么做。

原料皆是就地取材，山坡屋旁的竹子，劈成篾，编框架，糊上纸，然后画些图案，龙、鸟、鱼都可以，关键是颜色鲜艳。这就难了，阿根叔穷，我也穷，没钱买颜料。但总有办法，姹紫嫣红的大自然里藏着五颜六色。春天，黄色的山枝花漫山遍野，迎风怒放，采来捣碎，便是藤黄；牵牛花和凤仙花的汁液绞出来，就有了胭脂色；蓝色来自池塘边的甸青草，西南少数民族制作蜡染，便是以其发酵后作着色剂，中国画使用的花青也由它提炼。

可是，并非所有色彩都能由植物提供。其他几种，阿根叔让我进山，溯溪而行，去溪谷中寻找石头。他说：“山坳里，有水的地方，必有一种红色的石头，你拿回来，磨成料，就是红颜料。”

我根据阿根叔指示，找到两种红色石头，正红和铁锈红，找到青色石头，磨

成石青和石绿。这样的收获，让我欣喜和自豪，好奇心使我一次次进山寻石。于是，我们又有了咖啡、赭色……调色盘上的色彩一天比一天缤纷斑斓。

迄今，我都不知道，不良于行的阿根叔是怎么知道植物的色彩之谜，又是如何懂得深山中，遥远溪谷里石头的色彩缤纷？我从未问他，等我想问时，他已不在人世。也许，他也有田野间肆意奔跑的童年，也曾是阳光下浪漫的少年？一切只是我的推测。不管怎样，在少年时代的在我看来，他真的好有学问。

因为买不起任何东西，一切所需皆出自双手。阿根叔教我制墨，把大铁锅的锅底灰刷下来，这种锅底灰极细腻，又乌黑发亮，为了增加黏性，需要混入一点糯米粉，再从桃树或松树上取胶，热水融化后混合黑灰，便是我们的墨汁。与古法制墨异曲同工，一样好用。

我和阿根叔，我们用自己制的墨给风筝、龙灯、灯笼作画。阿根叔弄造型，我帮着找材料打下手，也帮着糊纸作画。

阿根叔也会捏泥塑，他吩咐我去挖一种有黏性的泥土。这些泥土到他手里，马上活了起来。他常常捏塑桃园三结义、刘、关、张栩栩如生，又塑灶君、观音、土地公公和婆婆等。泥塑干透，阿根叔给他们开相、勾脸、上色，边画边给我讲解。那些耳熟能详的演义故事，那些自己钻研的艺术技巧，承载着他卑微的尊严。

他还画得一手好画，非常写实逼真。阿根叔观察能力极强，见过的人过目不忘，熟记于心，像脑海中装了一架照相机，一旦想起其人，便可以描绘得栩栩如生。有时候，我到他屋里时，他已画了不少村里人的像，男女老少都有，嘱咐我拿去给画中人或其家人过目。往往人家看了，都说“蛮好，真像！”一手接过画像，一手捞几勺玉米粉或拿几块玉米饼，让我带给阿根叔。其中，虽间杂几分乡亲的同情悲悯，也总是因为他画得好，画得像。带回的玉米粉加水烧成糊糊，是阿根叔终年不变的主食。至于蔬菜，在农村比较容易得到。田间地头，播下种子，经风露雨，便有得吃。我和养母讲一声，她总能允许我采摘一些带给阿根叔。

阿根叔算我的良师益友。不过，因为日常相互需要，他讲故事给我，教我绘画，我照顾他的生活，彼此亲密无间，淡化了“师”的成分，更突出了“友”的关系。

古山镇古山四村小学只有初小，读完三年级，要升高小。我便到镇上去了。镇上小学，汇集了几个村庄的同学少年。因有阿根叔的启蒙，我比其他同学肚子里的货色多些，也会讲故事，功课总排在前三名。校长起初认定我出身书香门第。后来，他来家访，待见到我养父母，看到我家徒四壁的况景，非常意外。他并不知道，我真正的启蒙老师是贫病交加的阿根叔。

阿根叔的腿疾得不到医治，日渐严重，开始由下肢向全身蔓延，侵蚀更多健康肢体。先是双腿不能移动，之后右手失去行动能力。此时，为了生存，他仍坚持作画，扎风筝和龙灯，只是改用左手。很快，左手也不受控，阿根叔就此完全丧失行为能力，终日瘫痪在床。

阿根叔的妹妹常常唤我去照顾他哥哥，但我在镇里读书，不能随叫随到。他好多时候吃不上一顿饭，喝不到一口水。一雨入秋，日渐寒冷的天气就像阿根叔面对的世态人情，他在冻饿中闭上了眼睛，告别了生来不幸的人生。

阿根叔过世的时候，我在镇小学上课。后来，他妹妹告诉我：“我哥哥死之前，一直叫你的名字。他很想你！”

胡振郎 口述 邢建榕 魏松岩 撰稿